

四十多年前的衡水中学

张占杰

1978年初夏,在永红路中学上完最后一节课后,班主任眯着眼对我们说:“明天就中考了,好好考。”考场在革命路小学,考题很简单,我早早做完了。一个月后去学校,从化学老师那里得知,我考上了衡水中学。

新学校的大门比永红路中学气派,有块毛笔写的牌子:河北衡水中学。门东边有棵柳树,上面挂着半截铁轨,这是学校的“钟”。树旁有间小屋,一个老头坐在里面,静静地看着成群结队的学生。上课后才知道,老头姓崔,是我们的音乐老师,也是敲“钟”人。

衡水中学重建,师资匮乏,教育局从偏远乡村挖掘了不少人才。这些人都有大学学历,散落在衡水的各个角落。他们大多是一身农民打扮:平头、粗布做的裤褂,懒汉鞋,很少有穿皮鞋的。不过,他们的眼睛里渐渐闪起了光泽,他们格外享受教室中片刻的安静与从容,也沉醉于从事专业工作的乐趣。

我在文科班,语文课有两位老师负责教学,一个教课本,一个教课外古文。教课本的先是胡嘉瑞老师,天津人,高个子,衣服干净平整,讲课时总是习惯性地弯腰。后来换成了赵海潮老师。赵老师个子矮,脸上总带着没洗干净的痕迹,穿着一双松紧带布鞋,一看就知是农村媳妇做的。他住单身宿舍,屋里空荡荡的,靠西墙放着一张小床,门边地上放着小煤油炉子、一个盘子、两只碗。北窗前是一张堆满了书的三屉桌。那时他正研究《史记》,每次遇到,他要么是从图书馆借书回来,要么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。赵老师说话慢条斯理,口才不是很好。他要求每个学生都写日记,批改方式有两种:要么把批语写在日记末尾,要么另附一张纸条。批语内容也分为两类,一类是关于文字表达的,

会嘱咐学生把日记再通读一遍,改正其中的错字和病句;另一类是关于思想层面的,他会写下自己对日记中某件事或某个人的看法,算是师生间的笔谈对话。

教古文的老师姓杜,白发苍苍,看上去六七十岁的年纪,一周只上一次课,这样的课程安排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。每次上课,他都在腋下夹一叠油印的“篇子”,这是他自己选编、刻写的教材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《浮生六记》中《闲情记趣》《闺房记乐》选段。当时,杜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,抑扬顿挫,非常有节奏感,而他讲课的语气则是舒缓的,仿佛沉浸在作者对童年、对夫妻之情的回味之中。之前我们所学的都是有“教育意义”的古文,看到这样写闲情逸致的,觉得新鲜,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文章的看法:有教育意义固然重要,对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它的应有之义。我们一直觉得杜老师是个谜,这么大年纪了,为什么还要出来教书?他之前又是做什么的?大家好奇归好奇,只是私下里聊聊,没人多问。直到现在,我们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。

地理老师封期靖,干瘦,巴东人,因为个子矮,上课总只用黑板的下半部分。他痴迷于地震研究,自己制作了地震仪,在家监测地震动向。有时候上课,他会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:“昨晚上地震了,2级多。”趁着交作业的机会,我们特意跑到学校西南角那间属于他的独栋砖房里看了看,里面确实有监测设施,只是看起来颇为复杂。他说不定真是这方面的专家,之前好几次,他因为要到省里参加与地震相关的会议,不得不请假停课。

封老师每次上课都会抱来一堆材料,既有他用大卡纸亲手绘制的各类地图,也有他深夜刻印的补充讲义。

一进教室,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空白地图发下去,让我们按要求在上面标注交通线路或矿物分布。在我们看来,地理就等同于地图,似乎所有知识点都能在地图上找到对应的表达。

四十年过去了,如今只要提到某个地名,我的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一幅地图——这大概就是封老师当年给我们练出的“童子功”吧。教历史的寇国萱老师和封老师路子差不多,也在历史图表上格外下功夫。我们每天的历史学习任务,就是把历朝历代的大小事件,用图表的方式记下来。

每天,我们有填不完的图,记不完的年代和人物,总结不完的意义,背不完的古文,写不完的日记,做不完的数学习题,关心不完的时事。一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那几年,中专、大专、本科都算上,高考录取率在个位数。一个45人的班,能考上五六个就算不错了。大部分学生毕业后直接回家,该种地的种地,该换工的换工,该当临时工的当临时工,生活很快就步入了既定轨道。大家都学着接受现实,高中时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,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彻底放下了。

尽管高中只有两年,但运动会每年都有。这也成了班上荷尔蒙过多的男生的“秀场”,班主任朱世俊老师也乐意给他们搭台——这类露脸的项目总是先让他们挑,剩下的才轮到其他同学。最后一次运动会,朱老师对我说:“我给你也报一个吧,5000米长跑。你个子小,耐力肯定好。”亏他想得出来!在班里我一直是队伍的小排头,手无缚鸡之力,体育一无所长。长跑项目排在运动会最后,我得和校运动队的同学,还有班上的大长腿郭少岑“同台竞技”,结果可想而知。被领先整整一圈后,我反倒放下了包袱,旁若无人地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跑,任看台上的呐喊声此起彼伏。

没想到的是,闭幕式特意为我延迟了,看台上的同学笑成一片,那场景成了我一辈子关于衡水中学最鲜活的记忆。

星期文库

中国古代处世智慧之三

刘秀:

恢廓大度不徇私

王厚明

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其崇尚柔道治世,是一位处世“开心见诚”“恢廓大度”的君主。朱元璋称之为:“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。”

刘秀为人宽宏大度、以柔待人。刘秀诛灭王郎之后,查获一些官吏与王郎交往的信函数千份。他集合手下诸将,下令当面烧毁:“让因为原来反对过我而心怀不安的人可以安枕无忧!”

更始帝刘玄及其大将朱鲋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縯。朱鲋投降后,刘秀不仅宽恕了他,还赐予他高官厚禄。刘玄被杀后,其妻子儿女孤苦无依靠。刘秀将他们接到洛阳,给与优厚待遇,并封刘玄三个儿子为侯。

重情厚义刘秀,视功臣如兄弟,每次给他们写信,都自称“吾”而不是称“朕”。进贡来的物品,都毫无保留地与功臣分享。严光是刘秀的同窗好友,刘秀称帝后,命各地按形貌寻访他,找到后派人携重礼去征聘他。刘秀与严光叙旧道故,晚上睡觉时严光将脚放在刘秀肚子上,刘秀也毫不在意。

更难得的是,尽管夫人郭圣通的舅舅刘扬因叛乱被诛,刘秀仍首先册封她为皇后。即便郭圣通被废黜,刘秀并未将其降为贵妃,而是尊称为中山王太后。当郭圣通的母亲离世时,刘秀还亲率文武百官参加葬礼,展现了刘秀宽宏大量、礼遇故亲的气度。

刘秀虽贵为天子,但他从善如流、尊崇律法,处事公正、不徇私情。有一次,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仗势杀人,被雒阳令董宣依法处死。湖阳公主向刘秀哭诉。刘秀要杀董宣,反被董宣质问纵容家奴杀害百姓,说完要撞柱自杀。刘秀为了给姐姐一个台阶下,令人强按董宣的头给湖阳公主谢罪,董宣硬是不从,刘秀感叹之下任命他为“强项令”,赐钱30万。

公元39年,刘秀颁发了“度田令”,对两千石以上的官员的土地进行调查。次年,调查发现朝廷重臣欧阳歙存在虚报贪腐行为。尽管欧阳歙跟随刘秀征战立下了卓越战功,也有上千名学生为他求情,甚至还有人情愿替他赴死,但刘秀依旧以“度田不实”、贪赃枉法的罪行将欧阳歙绳之以法。

刘秀光复汉室后,决定采取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的治国策略。有一次,刘秀会见诸将时说:“如今天下已定,用不着兵法了,我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文治天下。”心领神会的将领们纷纷交出了兵权。由于刘秀治吏严苛,他让功臣回到各自封地,远离朝廷少犯错,既避免了“鸟尽弓藏,兔死狗烹”的悲剧,也实现了“皆保其福祿,终无诛谴者”的结局。这种君臣相安的局面,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言:“君臣交尽其美,惟东汉为盛焉。”

收藏不等于拥有

徐九宁

在网上看到优质的文章或视频时,我总会习惯性地收藏起来,想着等日后有空再细细品读。可我渐渐发现,自己很少会回头翻看这些收藏内容。我问了问身边的人,他们也有同感,甚至还得出一个结论:收藏往往等同于“不会再看”。

这让我想起袁枚在《黄生借书说》里写的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。有些藏书者的书房里摆满了书籍,可真正读过的却寥寥无几,大多数书都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。

真正的好东西,只有被吸收内化,才能称之为“好”——而非仅仅被束之高阁、搁置一旁。收藏等于不再看、不再用,这确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。



●百草园

好光景

素心

啄虫觅食辛苦日,
追忆恰是好光景。